

广州市黄埔区融德里

古典与现代的交响

陈世旭



本文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
鹊桥；戏台；夜幕中具有岭南建筑特色的民居。

多年来，笔者因为职业缘故，不时南来北往，参观过许多古村、古镇、古街，但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融德里，我看到了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

融德里位于原沙步村鹿步大街，紧邻鹿步古运河。南宋末年，中原移民南渡，在此造屋、凿井、铺路、挖塘，垦荒、种地，立祠堂、建神庙。1993年，沙步村进入全国“亿元村”行列。

而今，作为城市更新项目，融德里被打造成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融德里整体呈现一水两岸一湖心岛的空间格局，借鉴岭南传统布局方式，结合广州“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山水城市设计思路，打造原汁原味的岭南建筑群落。其主要由北广场、湖心岛及南广场三部分构成，保留了原有村落诸多宗祠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

融德里的改造始终秉承“修旧如旧”的理念，对建筑状况较好、有价值有特色的建筑保持原有轮廓不变，对建筑立面主要采用去污清洗方式并使用传统材料及工艺对破损部分进行修复，保留原有街巷肌理。在此基础上对建筑和街区的功能进行提升，以适应现代生活和商业、办公的需求。

大量传统岭南建筑的细节元素如青砖、瓦片、岭南山墙等被精心保存，灰塑、彩绘、满洲窗、蚝壳墙等被完整保留。一些原有风貌特征不明显、保护等级较低、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结构被加

固，后期加建的破坏原有风貌的部分被清拆。新建的仿古建筑在保证传统岭南建筑的风格下，局部使用玻璃、铝板等现代建筑材料，既有古建筑特色，又有现代建筑的通透。对每一棵生长了几十年的大榕树都进行了实地测量，并通过控规调整对其进行保留。

所有这些都只为一个目的：保存街区历史韵味和城市记忆。

融德里左岸展现传统的广州和沙步历史文化，是融德里的过去；右岸展示融德里的改造成果，是融德里的现在。

脚下是保留原始面貌的石板路，适合岭南潮湿多雨的气候特点——雨天不打滑，潮湿不长苔。雕塑广场上，梅花林曲径通幽，天然石与卵石铺就了海绵湿地。

商业外街是个开阔的广场，为村民在重大日子举办户外流水席提供了充足空间，能容纳200多桌、每桌12人的席面。湖心岛戏台以及水面两侧的音乐喷泉，营造出节庆氛围。

融德里以岭南滨水水陆邻街市为定位，以嫁娶文化、龙舟文化、粤剧文化的传承与体验为核心记忆点，重点打造

老字号酒楼、婚庆策划和特色民宿三大主力业态，从新生活体验和旧情感知两个角度，有层次地打造居民物质、精神需求供应集合点和游客惬意生活、体验人文目的地。

通往湖心岛“鹊桥”的入口是极富岭南韵味的“石竹林”。“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鹊桥就在这样一片自然的石林之中。石竹林的石头采用本地英石，大块峰石独立成景，再搭配31种不同类型的“竹”，在桥头形成一个极致的“石竹林”景观。

湖心岛戏台是整个融德里的点睛之笔，设计以“三开间牌坊”为意向。整体呈经典三段式设计：石砌基座、通透屋身、起翘屋面。局部采用岭南传统雕刻、龙船脊灰塑、檐下斗拱等元素，延续并融合广府建筑文化。

戏台周边的彩趣花园，运用了大量彩色植物，形成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大榕树亭亭如盖，成为蕨类植物成长的乐园。掩映在连根榕树下的连理树广场，有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美好寓意，新婚夫妇或是情侣在广场上挂红枝，许下美好愿望。榕树下的自然滩涂，生长有大量可食用湿生植物，为鸟类提供了觅食及栖息的场所。

融德里最大的宗祠始建于明代，硬

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灰塑雕花、碌灰筒瓦、青砖石脚。头门面阔三间，深两间，共九架，是沙步祠堂的重要代表，修复时最大限度还原了原貌。南岸建筑都是保留建筑。建筑之间的小庭院，模仿岭南传统四大园林之一的余荫山房，将私家园林的精致置于公共景观之中。文保建筑及风貌建筑的活化利用，让古建筑真正活了起来。

沙步是历代司衙所在地，古运河鹿步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河道的开拓极大程度便利了来往商船，使它们得以规避狮子洋的巨浪风险。鹿步涌又叫扶胥古运河，韩愈对扶胥港有“扶胥之口，黄木之湾”的描述。港口的看海亭三面环水，正对浩瀚珠江，黎明登临，可见日出奇景。“火云一烧，天海皆赤”，曾让遭贬的苏轼顿生“坐看牵牛浮金屋，遥想钱塘涌雪山”的感慨。“扶胥浴日”由此成为宋元两代“羊城八景”之一。海丝文化墙以大纪事碑的形式，将开挖古运河、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以文字及地图的方式予以呈现，凸显出扶胥港口重要的地位。

三

高耸的现代建筑群环绕融德里，那里有村民的复建住宅。村民们随时可到融德里休闲、购物，在湖心岛大树下喝茶、聊天、打牌、听戏，在祠堂祭祖，延续久远的生活场景。

融德里入口即同心门，一为表明融德里居民和睦相处的初衷，二为呼应美好的婚庆主题。

融德里由此成为黄埔旧改中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标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充分证明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观念——

文化从来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城市的命脉不在于遗产式的文化积淀，而在于代表着创意和创造力的文化流动。

深刻认识文化的本来意义和它的真正动力及规律，而不是沉浸在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中裹足不前，这是一切文化创造的前提。

历史不只是拿来留恋和炫耀的，历史是创造和建设的结果。今天被拿来留恋和炫耀的历史，是前人创造和建设的结果；后人拿来留恋和炫耀的历史，是今人创造和建设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和建设才是历史的真正生命。

融德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始于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优秀范例。借用一个比喻：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融德里便是一首古典与现代的交响曲。



陈世旭

郭红松绘

（陈世旭，当代作家，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主要从事文学写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等，其中《小镇上的将军》《马车》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不穿过那片古树林，我是不知道这里还隐藏着偌大的一个村庄。

一条泥土碎石铺就的路，曲折在田地间。低洼处是田，坡上是地，水渠起伏徜徉。田地形状大小不规则，多为不严格的方形或梯形。远处两道山梁手指般戳入，山脚夹出一片三角形开阔地，那里林木葱葱。

树林里有柳杉、香樟、石楠、青冈栎、钩栗等，间或混杂着孝顺竹、苦竹、箬竹。一道坎儿水沟横贯林地，沟里长满灯笼草、鸭舌草、田字草，也有溪黄、苕菜、眼子菜、辣蓼草。落叶漂浮，只闻水声难见水影。沟里还伏着一些树木，未完全脱离泥土的根死死抓着泥床。根脉不死，生命不息。

走出树林，转云塔和村落同时入眼。一座风水塔，砖牙叠涩作腰檐，檐角微挑。村落齐刷刷的黑瓦白墙，飞檐翘角的屋宇随山形地势高低错落，层叠有序，蔚为壮观。

这座位于浙江建德的古村落叫新叶村。宋嘉定年间，叶氏始祖叶坤南迁至此。一代代叶氏后人，便在这山水田园间繁衍生息。叶氏祖先从玉华山、道峰山引来双溪水注入村中，形成大大小小6口水塘，互相连通。道峰山溪流纵横，温润的气候使这里山林繁茂、绿意葱茏。玉华山北面山体陡峭，刀削斧砍一般。将到山崖顶峰，岩体外突，似有欲坠之险，谓大慈岩。悬崖高位许多栈道、寺庙，处处“悬”着。主殿寺庙地藏王大殿一半嵌于岩腹，一半凌空，颇为奇观壮观，故称“江南悬空寺”。而玉华山南面，山势绵绵，曲折秀美。双山坡势降到一半时，形成两处稍低的山峦，谓象山、狮山。山谷十几处小溪流，从不同方向朝着新叶村汇集，九曲之后又离开村子，散漫于山地田野。

转云塔与玉华山、道峰山三足鼎立。清康熙三十年，新叶村出了进士叶叶锡。新叶村人便以此塔护佑子孙后代文运亨通。到清同治年间，落成文昌阁，与转云塔为邻。

隐秘的新叶

沈琪彪



有几幢房子建在北塘水面，阳光斜斜地从房顶打过来，水里便也有一排房子。几只鸭子在水面游，嘎嘎嘎、嘎嘎嘎。忽而两蹼轻轻一蹬，脖子伸入水中，迅速出水，又扁又平的嘴巴上已叼着小鱼，脖子一甩，又一甩，食物便吞了。鸭子一折腾，水里的房子便摇曳着。

有妇人蹲在河滩头拍打衣服，梆梆梆，这种声音离开我很久了。突然在新叶村听到，像是从遥远的地方飘来，带着经久不息的韵律，在水面飘来飘去。声音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一会儿停顿一会儿响起，仿佛年少时遗留在的一个梦。

新叶村的街巷，密密麻麻，纵横交错。我迷失在幽深的巷子里。巷子里的路，大多是鹅卵石铺就，稍宽一些的巷子，路中央直铺一长方青石，一截连着一截，旁边仍是小块的鹅卵石。水沟总是伴随着，于是巷子里、石头上、沟边、青砖墙便有了青苔，还有天胡荽、虎耳草、铁线蕨。矮墙上、台门上、树根下、井栏边、瓦楞上，便有了漆姑草、酢浆草、石菖蒲、翠云草。

村中有近200幢明清民居。新叶村的老宅，门额上都有题字牌匾，“惠风晓畅”“芝兰挺秀”等。这些巷子和老宅不曾被翻新、被粉刷，就那样旧着、斑驳着，别有一番韵味。

一处老院子，院里院外堆放着酒坛子，旧式的，圆圆的身子，一只叠着一只，像层层叠叠的时光。走进去，有酒池子，方方的。旁边有宽口大酒缸，一人来高，一口连着一口。入冬是酿酒的最佳时节。那时庄稼都收回来了，高粱、大米、莲子、玉米、荞麦以及储备几个月的小麦、大麦都能派上用场了。酒曲早就配好了，纱布一拳一拳头包好，用太阳下再晒几日。池子里的粮食已发酵，什么粮食什么味，高粱香、大米净、玉米甜、大麦冲、糯米柔。不同粮食发酵时间不同，快的十天半个月，久的一两个月，而气温高低、湿度大小等都影响着发酵时间长短和品质优劣。蒸酒那天，鞭炮噼里啪啦，师傅现场指挥，徒弟帮工各司其职。柴火焰红，蒸汽蒙蒙，一张张红色的脸，挂满粒粒汗珠。底下是驾着铁锅的直火灶，锅上是窄下宽的甑桶，中间隔着一个算子，甑桶上面是锅式冷凝器和出酒管，甑桶中酒醋里的酒精和呈香呈味物被水蒸气带出，在上面的锅底冷凝，再汇集到中间，通过出酒管流到酒缸里。到晚餐时喝酒是免不了的，大块肉、鸡鸭鱼只管上，酒是刚出的头道酒，劲儿大，还温着呢。酒缸是不能装太满的，树皮原料的纸盖住缸口，再盖一层箬叶，接着用绳子系紧，最后再用黄泥糊住封口。一般要存上三五年才能开封，新酒辣喉，存酒温醇甜绵。

有一处院子，围墙是大块鹅卵石砌的，墙头约两米高，看不见里边。院门双开厚木，漆色已失，铜锁已锈成泥色。一辆老式自行车，斜靠在石墙上，车身斑驳。

大多老宅子的屋檐下挂着黄色的玉米串、火红的干辣椒。几条被单晒在院子的晾衣绳上。扁担、镰刀、筛子、锄头、扫帚还有沾着泥土和草叶的簸箕，随意地堆放在墙角。

有老妇坐在墙角青石上，脸上梯田般褶皱，眯眼小憩。线帽、布鞋。猫在脚边，狗在踱步。孩童在大木桶内玩。

这是属于新叶的悠闲时光。阳光落下来，新叶村便是一张发黄的旧书页。

新叶村的人们遵循着内心的生活方式，从容淡定。

新叶于我，就是一个悠闲的梦境——它在拥挤的时间之外等我，从不发出信号，只等我从一个斑斓的梦境里出走，赶去与它相会。

上图：每到秋收时节，新叶村村民会将数十种收获的农作物摊晒、晾挂在晒场上、小巷里、老屋前、池塘边。“晒秋”与村里白墙黑瓦的徽派传统民居相互映衬，为古村旅游增添了一道独特的秋日风情。图为游客在新叶村池塘边欣赏“晒秋”作品。

李忠摄（人民图片）

水中牯牛降，宜居新农村

严鑫立文/图



顺秋浦河之势蜿蜒的公路，两边开满格桑花。一路到底，就来到了位于安徽省石台县的牯牛降。

车入石台境内，便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凉意透过皮肤，沁入心肺。迎风吹来的湿气里，夹杂着河水的清

甜。看着碧水倒映青山，愈发理解李白的诗句：“山鸡羞绿水，不敢照毛衣”。水中的山竟比岸上的山更多出一分葱郁的绿，仿佛岸上的山是刚从水中走出来，活脱脱一幅大自然的“出浴图”。

四叠瀑与龙门潭毗邻，是安徽石台牯牛降的两大主要景点。

四叠瀑的生动如脱兔，四季各有不同。春天，跌跌撞撞的瀑布促生着恰好能钻透皮肤的风，而含氧的风把它的生命律动在拍击乱石的声响里传开，把生机散在周围的新枝嫩叶里。夏天，一场暴雨就让瀑布从四叠成了三段，倾泻而下，空谷震耳。站在观瀑亭里一会儿，衣衫就被水雾打湿。水落风生的瀑布是炎炎夏日里天然的空调，冰在水里的西瓜口感也正好，不会像刚采摘时的滚烫，也不会像冰箱拿出来时的刺痒。秋天的落叶杨柳只剩下黑色躯干，百年粗枝像是探空的虬龙，它们在等待着来年的浴水新生。寂静的山谷，水声潺潺是唯一不断的乐章，偶尔会有鸟鸣虫叫，恰如背景音乐上的歌唱。冬天，冰只能冻住鸳鸯潭，无法冻住悬挂的匹练。雪会染白两岸的山和山谷里的树。

而龙门潭的水刚好相反，它静如处子，展现万种风情。龙门潭长约百

米，宽约30米，水至深处近5米，至浅处才没脚踝，水愈深则颜色愈绿，如同铺着一块碧玉。无风之时，潭水平滑，倒映两岸的青山与峡谷上空的蓝天白云，有鱼浮游无所依。一阵山风从“龙门”里吹来，波纹荡漾而去，就此打破水面的平静。龙门潭静悄悄，若是遇雪，能听见雪融化在水里的声音。

借着两大景点的“水势”，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如雨后春笋。它们多为民宿，粉墙黛瓦，落于山水之间，然后配上极具山水诗意的名称，如“溪川”“得玉”“水云间”“天水一方”……仿佛从地图上看见名字，就能想象出一幅“牯牛降山水图”。

暑假期间，牯牛降内游人如织，不少携家带口自驾组团而来。“老板，还有房间吗？”这是民宿老板每天听到的最多的问句。但无奈家家爆满，往往需要提前半个月订房，才能保证当天有房可住。

夜间，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游人们都会出门串门、闲逛聊天，他们融入村里的广场舞，加入到散步的人群，和老板一起喝茶谈论往事，在门口仰望星空，像是回到了身居农村的时候，找到人作为群居生物的某种天然秉性。

左图：牯牛降风光。